

会议于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公葬将军于桂林城东普陀山之霸王坪，俾与黄花岗诸先烈媲美，而彰其忠烈。

将军尚有父宗骝，叔宗骥、宗驹、宗骅均健存，母钟氏逝世，继母谢氏，妻罗氏詠赏，生子三女一，长培松，肄业广西大学，次培椿，及女培荪，均肄业高中，培桐年尚幼。

（原载民国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日报》桂林版“追悼桂林守城阵亡将士”特刊）

含 泪 泣 血 颂 吾 师

军校工交队学生

血泪掩盖了宇宙，宇宙的一切，沉浸在泪海中了；远天之边际，浮现出一团白云，渐渐地从海面飘腾过来，云中闪现着你——敬爱的吾师，千万同胞所崇敬的忠义殉国的阍故师长——底影子。

几年前，我们考入南宁军校，编入交通科交通队，第一次聆听你——我们的交通队长——底训示时候，你说：“工兵一生都是在沉默地战斗着……即使是平时，也会沉默而紧张地战斗着。”又说：“交通队是军队的大动脉，神经系统……需要劳动得像人体上的耳和眼一样，比人体其他各部都要劳碌。”这些忠实于战斗的语句字字激动着我们底“向上向善”的心，激起了我们勤学习的意愿和奋斗的旨趣。

毕业时候，你训示我们不要忽视步科炮科，你说要用我们工科同学的工作成果去影响各科同学们都来研究工科的志趣，使得大家的军事科学头脑丰富，然后大家才可以充当统帅。尤其是那个训示今后处世做人的几句话，令我们记得特别清楚，您说：离开学校跨进社会的时候，应该注注对人处世，我引用古人几句话来和大家共勉：“调养怒中气，提防顺口言，留心怕里错，爱惜有钱时”，末尾您还要加重语句地申明：“我讲这几句话，并不是叫各位去学‘明哲保身’之道，而是要大家严谨灵活，为了将来事业上的胜利，任务的建成呀。”

（原载1946年3月29日《广西日报》桂林版）